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晉

第十一冊

晉書卷之九
PDG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晉目錄

卷七十四 晉一

帝系一

帝號 皇太后 后妃

卷七十五 晉一

帝系二

皇太子 皇太孫附 皇子

卷七十六 晉二

帝系三

公主 宗室

卷七十七 晉四

禮一 吉

郊 明堂 祀后土 雩祭 祀五帝 祭日 祭星辰 六宗 祭

社稷 祀山川 封禪 高禘 八蜡 五祀 籍田祭先農 親蠶祭

先蠶 祈禳 告祭 祀孔子 天子宗廟 后妃廟 祭祀時享 禘

稀 功臣配享 祀先代賢臣 拜夕牲 皇子宗廟 諸侯宗廟 天子
皇后及諸侯神主神板附 追尊皇考 廟議 祭議

卷七十八

晉五

禮二凶

國恤 大喪初崩 山陵 奔赴山陵 棺飾喪車 葬禮 耐祭 諡
議 諱議

卷七十九

晉六

禮三軍

講武 鄉射 合朔代鼓

禮四賓

三恪二王後 諸王侯國朝聘 臨軒遣使用樂

卷八十

晉七

禮五上嘉

朝儀 正朔服色 讀時令 郊狩 天子追尊祖考妣 天子尊父 天
子崇所生母 策拜皇太子 待皇太子儀 策拜諸王侯 錫命 皇太后

皇后敬父 羣臣敬太后父 天子敬保傅 春夏封諸侯 諸王公城國宮室

車服 諸王公侯子監國 五宗 公子二宗 事宗禮 雜議

禮五下嘉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諸侯大夫士冠 大功小功未冠議 天子納后妃

天子册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 公侯大夫士婚禮 婚嫁雜議

卷八十一 晉八

樂

樂律 樂章 舞歌 雜舞歌

卷八十二 晉九

輿服

乘輿車旗鹵簿 后妃命婦以下車輦鹵簿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車輦鹵簿

車制 君臣冠冕服章 皇后及公主命婦服章 皇太子諸王冠服 冠弁幘

巾帽 劍佩 璽印

卷八十三 晉十

封建

諸侯王列侯總 宗室王 異姓王 西晉列侯 東晉列侯

卷八十四 晉十一

職官一

官制總 太宰 太傅 太保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

將軍 丞相相國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列曹尚書 錄尚書 左右

丞 尚書郎 侍中 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通直散騎

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奉

朝請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 祕書監 著作郎 太常

太常博士 協律校尉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

正 大司農 少府 將作大匠 太后三卿 大長秋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符節御史

卷八十五 晉十二

職官二

司隸校尉 謁者僕射 都水使者 中領軍將軍 護軍將軍 左右衛將

軍 驍騎將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 太子太

傳少傅 · 中庶子 · 中舍人 · 食官 · 庶子 · 舍人 · 洗馬 · 率更令

家令 · 僕 · 左右衛率 · 王置師友文學 · 中朝制典書令 · 州刺史別駕

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官 · 郡太守 · 縣令長 · 鄉番夫治書史史佐等官

方略吏六部尉 · 四中郎將 · 護羌夷蠻等校尉 ·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

卷八十六 · 晉十三

選舉

舉士 · 賢良方正 · 舉官 · 賞選進納 · 令史 · 考課 · 雜議

卷八十七 · 晉十四

學校

祀先聖改封聖裔 · 釋奠 · 太學 · 郡國學 · 鄉飲酒禮 · 附儒林傳

卷八十八 · 晉十五

兵

兵制 · 車戰 · 舟師水戰 · 郡國兵 · 教閱 · 馬政 · 兵略

卷八十九 · 晉十六

刑

刑制 徒流配役 詳讞 親聽訟 折獄 赦宥

卷九十七

食貨

田制 田賦 水利田 屯田 籍田附 戶口 版籍職役 平糶

算緡 國用 漕運 鑄貨 振恤 卻貢獻 錢幣

卷九十八

象緯

中宮三垣 十二次度數 天漢起沒 天變 日食 日變 月食月變

彗慧 月五星陵犯 雜星變 流星星隕 星晝見 五星聚舍

瑞星 客星 雲氣

卷九十九

輿地上

總叙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幽州 平州 并州 雍州

涼州

卷九十三 晉二十

輿地下

秦州 梁州 益州 甯州 青州 徐州 荊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卷九十四 晉二十一

載記一 前趙

總叙 劉元海子和 劉聰 劉曜

載記二 後趙

石勒子弘 石季龍

卷九十五 晉二十二

載記三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慕容暉

載記四 前秦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苻堅王猛附 苻丕 苻登

卷九十六 晉二十三

載記五 後秦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載記六 後蜀 後涼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呂光 呂纂

呂隆

卷九十七 晉二十五

載記七 後燕 西秦 北燕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載記八 南涼 南燕 北涼 夏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傉檀 慕容德 慕容超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卷九十八 晉二十六

四裔 東夷 西夷 南蠻 北狄

夫餘 馬韓 辰韓 肅慎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林邑 扶南 匈奴 終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四

晉一

帝系一 帝號 皇太后 后妃

晉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備字元異備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卽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尙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魏嘉平三年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年七十三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詐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晉書宜帝紀

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勳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興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闕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偶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

爲莫觀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禍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詐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

時實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書宜帝紀總論

世宗景皇帝名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采沉毅名大畧魏晉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旣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魏正元二年閏月辛亥崩于許昌年四十八諡曰忠武晉國旣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晉書景帝紀

太祖文皇帝名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晉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景帝崩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輔政魏咸熙二年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諡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晉書文帝紀

世祖武皇帝名炎宣王之孫文王之子以乙酉受魏禪卽皇帝位時年二十九在位二十六年庚戌

崩壽五十五

通考帝系考

帝字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綵繡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彛章奏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祕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晉書武帝紀

改元三 秦始十 咸寧五 泰康十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第二子以庚戌嗣立時年三十一在位十七年丙寅崩壽四十八

通考帝系考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尙書事命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死從之

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網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麩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鳩晉書惠帝紀

改元七

永熙一

元康九

永康一

承寧一

太安二

承興二

光熙一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時立爲皇太弟帝崩以丙寅嗣立時年二十三在位五年辛未劉曜石勒兵陷洛陽蒙塵於平陽壬申遇害壽三十通考帝系考

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尙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興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晉書懷帝紀

改元一

永嘉六

孝愍皇帝名鄴武帝孫吳孝王宴之子洛陽傾覆奔長安衆推爲太子懷帝崩以癸酉卽位時年十

三在位四年丙子劉曜陷長安丁丑遇害壽十八

通考帝系考

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晉書愍帝紀

改元一 建興四

右西晉四帝共五十二年首乙酉盡丙子

干寶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秦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禦王浚神略獨斷征伐四克雜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興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王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躬

人之跡雖太平未治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廢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受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灾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俊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菽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間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

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邠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貽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帝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遺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遺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愛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挾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

夫文王日旰不暇食神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恩
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
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構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綵泉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
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
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
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歸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讐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竊賂之
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
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
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

帝晉書引干寶
晉紀總論

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襲封鎮建鄴愍帝遇害以丁丑嗣立時年四十一在位六

年壬午崩壽四十七

通考帝系考

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盧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早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虞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遷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聖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異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宣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瑯琊卽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潛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歎遠歸置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焚惑太曰聚斗牛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園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晉書元帝紀

改元三 建武一 大興四 永昌一

明皇帝名紹元帝太子以癸未嗣立時年二十四在位三年乙酉崩壽二十七

考

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兇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麗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祿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晉書明帝紀

改元一 太寧三

成皇帝名衍明帝太子以丙戌嗣立時年五歲在位十七年壬寅崩壽二十二

通考帝系考

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惸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惸問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
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前烈矣

晉書成帝紀

改元二 咸和九 咸康八

康皇帝名岳成帝母弟以癸卯嗣立時年二十在位二年甲辰崩壽二十二

通考帝系考

改元一 建元二

穆皇帝名聃康帝子以乙巳嗣立時年二歲在位十七年辛酉崩壽十九

通考帝系考

改元二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皇帝名丕成帝子以壬戌嗣立時年二十一在位四年乙丑崩壽二十五

通考帝系考

改元二 隆和一 興宣三

廢帝名弈哀帝母弟哀帝崩皇太后詔立之以丙寅嗣立時年二十四在位六年辛未桓溫廢之

通考

帝系考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而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此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晉書廢帝紀

改元一 太和五

簡文皇帝名顯元帝少子封會稽王桓溫既廢海西公迎立之以辛未嗣立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年

壬申崩壽五十三

通考帝系考

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敔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既杖

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皇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覲獻之

輩云晉書簡文帝紀

改元一咸安二

孝武皇帝名曜簡文帝子以癸酉嗣立時年十一在位二十四年丙申崩壽三十五

通考帝系考

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嘆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識云晉詐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

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詐自此傾矣

晉書考武帝紀

改元二 宣康三 太元二十一

安皇帝名德宗孝武帝長子以辛酉嗣立時年十五在位二十二年戊午崩壽四十一

通考帝系考索晉書安帝

紀作年三十七通考作四十一誤應從帝紀

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

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晉書安帝紀

改元三 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恭皇帝名德文安帝母弟以己未嗣立時年三十四在位二年庚申禪位於宋遇害壽三十六

通考帝系

考

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合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

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

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晉書恭帝紀

改元一 元熙二

始元帝以下止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

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人末年所證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

之爲二百也

晉書
會紀

右東晉十一帝共一百有四年首丁丑盡庚申

右帝號

晉惠帝卽位尊楊皇后爲皇太后后父駿受遺詔輔政元康元年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乃啓帝作詔誣駿謀反誅之夷其族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愜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聰就太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己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旣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覺旣彰肯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人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晉書后妃傳通考帝

承考

致堂胡氏曰按群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變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於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畫可華不復切諫依阿緘默陰符虐后而庸奴其君不待式乾之事已當誅殛不得赦矣

帝系考

馬廷鸞曰賈后殺故楊太后餓而之死也武帝身創大業且智力足以得天下而無以保妻子何也司馬氏三世以來強人之母以廢人之子奪人之國宜有斯報矣彼且以虛罪誣高貴鄉公而實受報於武悼后且皆是賈氏發之駕虛罪於高貴鄉公者充也效實報於楊太后者南風也天道昭昭巧於示報矣

通考帝系考案通考先公曰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就改作馬廷鸞曰以後並同

東晉成帝卽位尊庾皇后爲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辟議數四不得已臨朝稱萬機后兄中書令亮嘗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及蘇峻作逆京師傾覆后見逼尋遂以憂崩年三十二在位六年

哀帝卽位詔有司議生母章貴人位號乃尊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典禮下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與竄元年薨帝欲服重服江彩散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期年彩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穆帝卽位尊褚皇后爲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折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宜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宣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錄所鐘非復冲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奉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十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讓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

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祥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
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尙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
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遺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
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僥倖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
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群后
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
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
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之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
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尙倚戶
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
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
帝幼冲桓溫又薨群臣啓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
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尙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
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益無外雖有莘熙殷任妣隆周未足以喻是以
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尙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

綜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嗚嗚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合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罔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旣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

孝武皇帝卽位尊生母李氏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遣子啟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鐘啟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祥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遺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中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葬修平陵神主附于宣太后廟以

並晉書后妃傳
通考帝系考同

徐邈與范甯公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可以稱母也邈重與

甯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服章同於后而名號異於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雖曰一理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而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可例論邪通考帝系考

右皇太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輿人也父汪魏栗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惜何煩出也后慙患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尙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以上並晉書后妃傳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濩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合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嗣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是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言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類喪統嗣撫育衆眉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榮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克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備璫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畜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秦始皇中帝博選良家以克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克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膺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孫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克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皆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秦始皇十年助于明光殿絕于帝時年三十七葬峻陽陵以

並晉書后妃傳
通考帝系考同

秦始皇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

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通考帝系考
互見嘉禮門

武悼楊皇后名芷元后從妹父駿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惠帝立尊爲皇太后

晉書后妃傳
通考帝系考同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冊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納梓

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

尚書朱整議按魏晉故事天子以皮馬爲庭實

加以穀珪
通考帝系考

左貴嬪名芬兄思好學善文名亞於思武帝聞其名納之拜修儀

通考帝系考

胡貴嬪名芳秦始皇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克丙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

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妃帝每有顧

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于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

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揮戶以鹽汁灑地而引

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構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秦始皇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

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孜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孜婦弟周穆清河王軍之舅也永嘉初穆興攷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軍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攷及穆臨刑攷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攷之意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皆父克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畫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責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踉蹌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克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間耶荀勗最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

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愷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徒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廩役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眾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棄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鸚鵡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感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謹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絜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人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絜干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

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彘預其事猛政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卒吳人宮使翊軍校尉齊王罔入殿廢后后與罔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罔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遂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尙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執尙之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珍等唱伐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尙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尙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鄴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跽踵之心人想變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

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
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
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
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
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乃遣陳顛呂
朗東收噉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
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暉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
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暉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
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身於凡庶之手
遭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牽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
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以上並晉書后妃傳通考帝系考同

馬廷鸞曰自司馬懿廢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皆假太后以爲言既以此得成篡矣詎
意其後改易詔書黜亮升駿者后爲之也僞立文字弒武悼殺愍懷者后爲之也彼羊后區區
一放廢婦人囚處宮闈何預世事而今日復明日廢紛紛未已何邪姦人常懼有假之以舉事
如前之爲者是以一人復之則一人廢之至辱於非類而後已哀哉誰實基之

通考帝系考

謝夫人名以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以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致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元敬虞皇后名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元帝爲瑯琊王納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太興三年追冊爲皇后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生明帝帝即位封建安君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

明穆庾皇后名文君潁川鄆陵人父琛元帝聘爲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爲皇后成帝即位尊爲皇太

后以上並晉書后妃傳通考系帝考同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昏納徵用元繡束帛加璧羊馬二駟

東晉太子昏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挂王彪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珥彩射玉象德而有潤纏束帛儼皮鷹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鄭氏昏物贊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通考帝系考案此條並見嘉禮皇太子納妃門

成恭杜皇后名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成帝備禮拜為皇后在位六年崩年二十一晉書后妃

傳通考
帝系考同

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

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殺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况魏遺事關畧者家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

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已又周處王求昏於齊先儒以為邱明詳錄為王者昏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通考

不具存
考帝系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主哀帝及海西公拜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

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影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

康獻褚皇后名蒜子河南陽翟人父哀少以名家入為瑯琊三妃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即位尊

為皇太后以上並晉書后如傳通考帝系考同

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殿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

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旗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年

旗旄頭畢卒並出用即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闕所

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且建五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旄頭畢罕易具也又詔舊制既難具於今而備法服儀飾粗舉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昏禮不稱

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傳記裂繻來迎女不稱使也無辭窮乃命使者耳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

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

彪之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為主者以受體於皇極則有虧婚姻之敬禮至於迎后之制必

禮成而後入雖復戚屬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寧可先之蕃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以祭公來

迎王后於紀使我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

后何氏彪之正禮始更六引經傳及諸故事深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

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

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

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攷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恆所上合於舊

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恆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恆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名從咸康由此也唯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

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其吉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孫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

八分以象八節指真書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文曰皇帝各前大射參軍都鄉侯何后家容則以鰓脚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文曰皇帝各前大射參軍都鄉侯何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宗德衛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

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昏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

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承制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兩

將軍都鄉侯董士臣何瑜頓首稽首再拜承制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兩

侯名族重申舊典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呼婁侯慎之遺元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闕內侯悼之

留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闕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於先臣故尚書左

丞孔曹之外留孫先臣故侍中闕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飲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

土臣何琦稽首頓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

首再拜恭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

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大小元吉臣何瑜頓首稽首再拜承制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三疋

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董士臣何瑜頓首稽首再拜承制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三疋

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馬六驢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

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闕內

侯恪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者恪重宣中詔降昏卑酒命以上公

寵以禮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

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

今使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吉迎用鴈羊酒米如初

曰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

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唯未卒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

陵王晞迎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詔令月吉長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剛介近臣百

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冊皇后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

某官某侯董士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侯王晞上謹答冊皇后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

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為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

睢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任妣母周允嗣克崇皇后其祇最厥德以肅承

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公宮作軌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並通考帝系

嘉禮天子又詳見

納后妃門

穆帝何皇后名法悅廬江潯人父準升平八年以名家膺選冊爲皇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饋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還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二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琊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廢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

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曰於帝曰鄭氏女雖髮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曰適長沙王喪餘二妹

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于傭娶二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襲爲尙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琊悼王簡

文帝尋陽公主帝稱曾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奉免國相諸葛顧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弟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布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邁邁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晉隱尊桓母別攷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太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宗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名簡姬太原晉陽人父遐遂為會稽王妃王子道主失意以憂死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

孝武文李太后名陵容本出微賤簡文屢失子召幸之生孝武帝帝即位尊為淑妃後追為皇太妃孝武定王皇后名法惠哀靖皇后之姪父蘊孝武即位納為后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皇后名歸女松滋潯陽人孝武時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後追崇曰太后

安僖王皇后名神愛瑯琊臨沂人父獻之初爲太子妃安帝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名靈媛河南陽翟人父爽初爲瑯琊王妃恭帝卽位立爲皇后帝禪位降爲零陵王妃

宋元嘉十三年崩年五十三耐葬冲平陵

以上並晉書后妃傳通考帝系考同

右后妃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五

晉一

帝系二 皇太子是太孫附 皇子

愍懷太子遼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尙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愍太子少傅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尙書令華虞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

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鞵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恆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事表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慙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是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

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草書若鸞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祀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尙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羸輜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氏公卿又遣澹以干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公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憂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峩千歲鬪懷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之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君亡

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是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遺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飲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促催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起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賈后與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

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舍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嘗謂公逼百姓之望之下
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
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璜
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敵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
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
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
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裴上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
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難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
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
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惟爾少資岐嶽之質荷先帝
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傳事親
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遘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
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足用怛悼恨震動于五內今追復皇太子
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尙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尙書和郁率東
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蟬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

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通幼稟英挺芬華誕茂既茂若亂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不明化亂沉哉覺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干主千秋佑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窳窳既嘗將爾神華鬢電逝下車雷震芒芒私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末頌焉太子三子彰臧尙並與父同幽金墉

彰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通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甯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尙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甯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

衰暮謚曰冲大孫曰書愍懷八子傳

史臣曰愍懷挺岐疑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
繼明宸極子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
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初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詔諛競進
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
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晉書懷愍太子傳總論

右皇太子 皇太孫附

晉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瑯琊武王伷 音清惠亭侯

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

音栢夫人生趙王倫 通考帝系考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
伯武帝踐祚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駟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
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
班次三司惠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
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
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
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歛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

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大保齊王罔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罔幹獨懷百錢見罔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罔既輔政幹詣之罔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罔坐語之曰汝勿効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罔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闔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承以太熙中封

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湮滅

晉書宣
五王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祚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叅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球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生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

太妃嘗有小疾載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沿瀆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寇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大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架六佾之舞封子秉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晏晏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于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大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瑾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苟悅衆心由是以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瑾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依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

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入坐亮於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髮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

晉書八
王傳

琅琊武王佑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甯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伯表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伯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琊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伯請降詔曰琅琊王伯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琊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既威尊屬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抗梁等物遣侍中問爲太康四年薨時五十七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
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
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鄉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
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
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
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充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
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
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
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倅督涼秦雍諸軍各進
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
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
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闕有
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
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
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關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珣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涼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州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喜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鱗大鱗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尙難矣彤曰長史大鱗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尙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孫猴如崇建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貴百人軒懸之

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以上並晉書宣五王傳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栢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琊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臣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詔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表願固執不可又求尙書令華願復不許慙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願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諡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

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嘗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兄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諡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諡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諡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閻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諡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頡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尙書始疑詔有詐卽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琇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

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閭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如茅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徵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卽劉達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達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琴淺薄鄙陋馥度關狼彊戾詭愚醫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暮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卽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

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於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琇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鸞之更飛西鐘下有項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

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蔽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罔河間王頴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罔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叅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夸賤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與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軍間和等率九千人自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馮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詐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度領兵助諸軍戰馥度不肯度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度度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罔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罔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罔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罔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嘗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

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岡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
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岡督岡出兵擊其別率孫麾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
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岡督執得岡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楯孫會皆
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
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
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慙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尙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
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
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
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
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卒出
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
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闈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
省以大戟守省闈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
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子農畝傳詔以囑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
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琴督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

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芩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度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度官度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於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芩陂度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彌謝恢殷渾與秀爲王興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屠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瓚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興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粲謀殺冏又伏法

晉書八王傳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北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王廣德其樂安平

王鑿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

通考帝系考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本允親賢好施愛經藉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濂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稻喜又諫曰敦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

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據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旣遷有魏之阼我有晉旣受顧天命明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承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

先帝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

尚自整厲器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材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選騎騎將軍開府辟名儀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維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避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時驟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悉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謀之

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餓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頃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閭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廖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欬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

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紇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歎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紇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享太廟子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撻贊寔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祚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風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薨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撻爲嗣撻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樂安平王鑿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祚封樂安王帝爲鑿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鑿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

善宜必得其人秦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田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水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以上並晉書文六王傳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以以孝抑行室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獻兩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鼎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穢龍章於衮職徒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懣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興廢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

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苟馮之謂也

晉書宣文兩王傳總論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父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置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

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讓程才人生成都王頴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勃海鳩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

及追謚通考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

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

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

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

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

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

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

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

崩鄴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王薨以上並晉書武十三王傳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

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
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瑾以瑋性狼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
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簿於行爲瑋所昵瑾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
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以橋稱瑋命詣亮瑾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
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
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
凶亂相仍問者楊駿之難實賴諸軍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
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具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
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瑾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
貂蟬之國官屬皆罷詔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
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實朕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岐盛說瑋可因
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
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
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
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礚礚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

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用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瑋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晉書八
王傳

長沙厲王父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父時年十五獨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父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父守東掖門會囑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父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父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父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父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父父到郡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父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父爲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父父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幃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父弱冏疆冀父爲冏所擒然後以父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父父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曰父時長沙國

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顛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顛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顛令與又分陝而居顛不從又因致書於顛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立成帝業六台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兄友于十八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卿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忿裂之痛故復遣書頴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支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高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受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伐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顛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憤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顛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飢

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父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父送金墉城父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父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頴越懼難作欲遂誅父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父至營灸而殺之父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父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父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父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父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特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

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悲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尙書左丞王興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圍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盾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盾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遺惡并憲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懷抗愾愾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罔敢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癘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竟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

改封中都王後興顯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子既受封出斷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奮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習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二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直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備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頴及群公卿宗戚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子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全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顥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晉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

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没

汝陰哀王謨字台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竝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父成都王穎之相攻也父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立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没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因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以上並晉書
武十三王傳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常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石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穎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其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

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驥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驥至黃橫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土衆震駭頹欲退保朝歌用慮志王彥策又使趙驥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驥等精甲曜日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驥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頹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興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頹入京都誅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王罔攻張弘于陽翟弘等遂降罔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頹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頹拜謝曰此大司馬臣罔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督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頹至七里澗及之頹任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穉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頹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驥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于頹曰黃橋戰亡者八千餘人今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頹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歛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間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

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問驩，後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葆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冀欲速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回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待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平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颺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颺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皆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鼉。陸機戰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颺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單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豨殿中中郎遂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颺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

混參軍崔曠勸頴距戰頴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眡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稽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頴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靈北將軍東嬴公騰殺頴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頴微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龔頴候騎至鄴頴遣幽州刺史王斌反石超李敷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敵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將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頴至洛方乃挾帝權頴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頴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頴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頴衆情翕然顥復拜龔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頴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頴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頴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頴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敵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頴及普廓送鄴范陽王熲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熲長史劉輿見頴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頴死頴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頴曰卿年幾何徽曰五十頴曰知天命不徵曰不知頴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

命徽繼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鄒中哀之頴之敗也官屬竝奔散惟慮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

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頴報讐遂出頴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古井中

頴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頴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頴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

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來王襄子遵爲頴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晉書八
王傳

勃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晉書武十
三王傳

元帝六男官人荀氏生明帝及即邪孝王哀石健仔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

生卿邪悼王煥及簡文帝通考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

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

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

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

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

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

毗陵郡增本邑封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遵察佐以沛國劉耽

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以榮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但其以小晚生奔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榮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卽尊位徙奔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奔後入篡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如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剗苟藏亡命又息絲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旣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動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

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璉各復先官璉還繼梁國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顛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尙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翟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

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節宜從蠲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無以壺輒爲差則柩財太於壺明矣柳周於棺椁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柳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滅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既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廬於殯官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乃陛下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管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弟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以上並晉書元四王傳

明帝二男庾皇后生成帝康帝

成帝二男太妃周氏生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七男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

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以上並通考帝考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疎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飢乏辛若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道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賢明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遠實當巨奭

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幾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妯姆尼僧尤爲親暱竝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逢昏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立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崇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佐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屋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誠羸法尙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官

剋髮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官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取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閩人輿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大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賦私須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妯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飢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甬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始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

已宜在敦睦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懼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敎命捕賊千秋千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恂寯卽王恭仙民卽徐邁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大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尙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恣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絰山王逼屈良以至惑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是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譖王尙之以爲腹心尙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尙之等日夜謀讖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尙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

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豈可忘耶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嗜昔凌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與誅錮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至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瑛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旣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蘆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

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嗇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海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詔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羈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存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致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

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遣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夫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饒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園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遂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間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

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之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歾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于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富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述以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翬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妻奴芍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覺謚悼王無子國除以上並晉書補文三王傳

孝武帝二子安帝恭帝不知母氏

通考帝系考

史臣曰秦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魯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議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積土未乾國難存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播枝瓊葛隨

鋒鏑而消亡朱帝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窟穴於豺狼僕僕周餘竟沉倫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說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釋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非之年受棟樑寄之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僭庸瑣之常材抗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滅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晉書武元簡文諸王傳總論

右皇子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七十六

晉三

帝系四 公主 宗室

晉文帝女 常山公主適王濟 長廣公主適甄德 京兆公主

武帝女 榮陽公主適盧諶 繁昌公主適衛宣 襄城公主適王敦 榮陽公主適盧恒 平陽

公主 新豐公主 平陽公主 萬年公主 武安公主

惠帝女 臨海公主適曹統 河東公主 始平公主 哀獻皇女

元帝女 尋陽公主適王禕之 公主適荀羨

明帝女 南康公主適桓温 南郡公主適羊賁 廬陵公主適劉恢

簡文帝女 新安公主適王獻之

孝武帝女 晉陵公主適謝混 鄱陽公主適王偃

恭帝女 海鹽公主 富陽公主 通考帝系考

右公主

晉武帝徵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又詔除魏宗室祿錮

晉置宗正統皇族宗人譜牒

宗室王侯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彭城穆王權

宣帝弟

高密文獻王泰

宣帝弟

范陽城王綏

宣帝弟

濟南

惠王遂

宣帝弟

譙遜王剛

宣帝弟

任城景王陵

宣帝弟

平原王幹

宣帝弟

汝南文成王亮

宣帝弟

琅邪武王佃

宣帝子

清惠亭侯京

宣帝子

扶風武王駿

宣帝子

梁王彤

宣帝子

趙王倫

宣帝子

齊獻王攸

宣帝子

城陽哀王兆

宣帝子

遼東悼惠王定國

宣帝子

廣漢殤王廣德

宣帝子

安平王鑿

宣帝子

燕王棊

宣帝子

以上並通

案平原王幹以下十三王與前卷皇子重見

又案自安平獻王下諸王子孫通考均未載

今斷晉書宗室傳並載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字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虓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

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

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

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

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

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哀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

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

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乎曰雖有美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字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字字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責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奔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且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權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字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字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一萬以爲一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及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字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字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字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字曰夫攻者借人

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字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皇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于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與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字議邊司空代王凌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字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鄒艾進擊維維退字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字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字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字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字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字拜辭執王手流涕獻獻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

導弘訓誦靜字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末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字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君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字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字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字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鬘青蓋車字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字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詔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巨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薨故事其家遵字遺言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纓輅輕車介士武資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見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字卒追贈輔國將軍諡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諡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

八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待筵宴八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咸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宮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二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官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續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一萬出屯龍陂爲一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一萬騎二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賜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奔逃整楸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勇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復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 year 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遼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暉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確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詔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振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初以義陽國一

三四身之進正異類考卷之十一
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大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
駒常侍尙書楙善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
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財貨奢僭踰
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
射舉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楙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卽以楙
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丕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旣西幸越
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
也楙從之乃自承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卽拜焉楙慮兗
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
遣晞還兗州洗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城遣將田徽擊
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陽楙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
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楙曰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
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二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

尉山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
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
薨子鏐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曾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
祐嗣立承遂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
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其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
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
都督益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尙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
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
尋守尙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
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辨爲嗣官至侍中尙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列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祿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
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哀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
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田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

三國史記通正異名考卷之二十一
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顥立徙封河間王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王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字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顥子詒爲緝後封眞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邑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以上並晉書宗室傳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季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宥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疏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王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

倫倫徵兵於颯颯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葦陰颯聞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軍
護席遠等迫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固論功雖怒
颯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朔軍校尉與固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驥
等有憾遂奔颯詭稱受密詔伐固因說利害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
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固及固敗颯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藻下粹
等潛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颯陰謀具以告又又乃誅含等颯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
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
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
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颯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颯廢皇太子單立成都在王穎爲太弟
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颯颯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
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墨涼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
又逼天子幸長安颯乃遣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
颯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
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颯應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焉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襄
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二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

壘范陽王斌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裏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頤令送帝還都與頤分陝而居頤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頤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頤先遣將呂朗等據榮陽范陽王斌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頤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頤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其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頤於南山頤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頤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慶泰國內史賈龔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頤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廉晃率國兵伐頤至鄭頤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瞻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顛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二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晉書八王傳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植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充冕之服咸寧二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尙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幾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躡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

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太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驍騁無度或攻劫軍士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言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敦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有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

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鑿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督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叅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有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以上並晉書宗室傳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邁及琅邪王佃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拔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

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尙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暉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尙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還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倡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暉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尙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孟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真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攻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

都鄂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之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構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渾薄威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遂破汲系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奴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渾薄威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乘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書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華以失據會則費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細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侯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顧

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勦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勦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疊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頂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若縣監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勦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天告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瓊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涓滄又爲勦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祔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曾孫爲桓

玄所害國除

晉書八
王傳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還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愷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贛城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迪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迪爲道所誣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據統曠等進逼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據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迪迪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監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軍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潘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鄒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

何足哀也及豐望幸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遂豐
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
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
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荀晞救鄴衆還平陽于時盛夏戶爛壞不可
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暉子
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礎後太興元年襄無子又以弼弟胤嗣確位至侍中亮子
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遷後爲奴所害子惠立
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斌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
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
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斌又遣兗州
刺史荀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
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顛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
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

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緩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美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茂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察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子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詔察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卽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氐。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心絕感帝之憂，厚也。保自稱晉主，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諡曰元。

范陽康王綏子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
虓立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
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
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在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
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誑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
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子遺臣等雖
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異又以太宰悖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
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
忠臣但以受性愚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
天下所罪故不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
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
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
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

選舉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囑諮此則一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盾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主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墓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嬖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還嬖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城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城自拔渡河王浚表城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城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暉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城西迎帝而暉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城爲司徒永興二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承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鎮軍郎將景元二

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亮二子耽暹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暹繼成都王穎以暹爲建威將軍與石鑿等率衆距王沒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元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瓊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康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張瑒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瑒瑒以勇俠海淇洪知勳憚瑒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瑒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瑒於坐殺之瑒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爲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僞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反撫卒遂擁衆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溧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遂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繼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庾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樞術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戎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

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且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莖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募構難遣叅軍桓翼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慮慚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豈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理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翼斃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鄒濟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弋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

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胡自寵臣吾以闕短託
宗皇屬仰豫審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豺狼易
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
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父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
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
之肆矣兵聞批速未覩工遲李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睹口聞王師敗績停
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
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歿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
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
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
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
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繆由來以亂朝
憲王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贈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
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爲廣

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軍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闕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富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於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

出奔猶鳩集善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對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廙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事修自貽罪戾屢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恣法仰負聖朝悚報兼懷胡顏自慮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其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三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戾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斯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曰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惓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長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瞻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

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囑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詭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示諸佐曰事君應如此宗之閭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未受禪國除

愔字敬玉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百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鄒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

廟二昭一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二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通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通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舊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連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二年轉封仕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頂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歆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威靈四年薨子隱立薨子魯立

以上並音書宗室傳

齊武閔王固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固號踊詠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負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買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固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固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遺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固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虜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固固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塹坂與固交戰固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固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固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頌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固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人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于秋門墻以通西閤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

將軍何勛領中領軍封葛旛爲平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
公委以心膺殿中御史桓約奏事不先經閭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
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
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
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
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一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踈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
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明信之誓升幽宮
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
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
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
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
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遭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
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
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適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幾于二王
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

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九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道通重初之壙及其危亡之憂過於賴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胃從戎于許契關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謙養雖復豐違情隆一臣是以披露血誠昌昧于迂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合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顛誅固因導以利謀顛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固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宮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淸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疑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出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惻憐停詔旨葛煥小監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固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合乘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彙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

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九極之悔
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接損神雖處高臺之上迢遙重仞之
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種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
大王之義脫褐冠胃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
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謙養雖復暨違情隆一臣是以披露血誠昌昧于迂言入身戮義讓
功舉退就鈇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合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
間王顓誅固因導以利謀顓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固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
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動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宮
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淸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
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
疑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出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酒酒
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惻惻擁停詔旨葛煥小監維持國命棟
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
嶽見固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合乘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罔權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

龍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固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
穎明德茂親功高動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固阿衡之任隨表旣至固大懼會百僚曰
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者神明二王今日
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固委權崇議固從事中郎
葛旆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
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末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實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其誅討虛承偽書
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
徑入宮發兵攻固府固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固令黃門
令王湖悉盜騎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
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固敗又擒固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
叱左右促牽出固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
冰濟陽王英子金墪暴固尸於西門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固故掾屬荀闈等表乞瘞葬許之初四之
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
袒腹爲齊持服俄而固誅永興初詔以固輕陷重刑前動不宜埋沒乃赦其二子超冰英遺策封超
爲縣王以繼固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册固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固王昔以宗藩穆膺紹世

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頌東朕用應嘉茂績謂以
爾勞俾式先典以矚茲顯懿廊主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倖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
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一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勳存
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
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靈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
間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没于劉聰間遂無後太元中詔
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
兼侍中以鸞旗幡宣告江荆一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案自平原王幹下十三
傳已編列前卷皇子內

晉書八
王傳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

魯衛之社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遠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彘

則枕尸流勳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於龍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

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遺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孝以奉上方爾岐庶

實謂國棟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舉危于時禍積實繁凶威

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誰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茲國難亂移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

湘州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
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
深是以縉紳切齒權積舊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
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
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晉書宗室
傳總論

右宗室

晉四

禮 告禮 郊 明堂 祀后土 雩祭 祀五帝 祭日 祭星辰 六宗 祭社稷 祀山 川 封禪 高禩 八蜡 五祀 籍田祭先農 親嘗祭先蠶 祈禱 告祭 祀

孔子 天子宗廟 后妃廟 祭祀時享 祫禘 功臣配享 祀先代賢臣 拜夕 姓 皇子宗廟 諸侯宗廟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神板附 追尊皇考 廟議

祭議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

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執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

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一郊帝又

從之是月冬至帝親祀園丘於南郊自是後園丘方澤不別立晉書禮志通 考郊社考同

按以園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通考郊 社考

太康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祀牛恩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見五 晉書禮志通 考郊社考同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為之詞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地饗神歌一 晉書樂志通 詳見樂 考帝系考同 章門

太康十年十一月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往者取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宣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

晉書禮志通典吉禮同

元帝卽位於建康太興二年立南郊於己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北壇地祇祗祀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宜於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豫討桓元走之己卯告成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及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約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興不得親奉從之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騶駒

赤馬黑驢

漢則但云憤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

元牲

禮有事告祖禴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諡於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郊社考同

右郊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告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如太昊配木之例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遺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擊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兩栗器用陶甒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躋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

同兆之於四郊報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遵修建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晉傅元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明堂饗神歌一 晉書 詳見樂志 章門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正月後辛祀明堂重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時孫者之議配之以後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爲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 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明堂

晉武帝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闢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三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

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其在天郊

明帝太甯三年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

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

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 以上晉書禮志通典 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元

晉書禮志通典古禮
同通考親親此條

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於是從和議

晉地郊享神歌一首 祀享天地五神迎送歌見郊祀門

晉書禮志通典古
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祀后土

晉武帝咸甯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

穆帝永和時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

阮瞻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燁論語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雩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

羽衣而歌雲漢之詩

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夫旱日淺則災微日久則災甚微則祈小神社稷之屬甚

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

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

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比周人耗斁之

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

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典
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雨多則祭赤犢朱衣閉諸陰朱索祭社伐朱鼓焉

晉書禮志通
典吉禮同

右雲祭

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帝從之

三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之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往者庶議除明堂五帝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創業旣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

五帝座

華虞議見明堂門

晉傅元撰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一

享天地五郊歌一

晉書禮志通考郊社考同

右祀五帝

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

遂親朝日此後廢

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祭日

晉以仲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壇心星廟

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

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祭星辰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因魏舊事

摯虞奏舜受命禋于六宗漢魏相承著爲貴祀凡宗禮百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

宗如舊從之

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六宗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二社之祀

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武帝外祖王肅景侯之論曰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邱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前被敕尚書召誥云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義也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據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一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存之有義除之無據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王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

祭社稷則締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社壝無稷字說者以爲約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

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祭社稷

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於覆舟山祀地祇地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穆帝升平中何琦備論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一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則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瀛音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又請冰試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

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真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徒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而神明懸

祀未之或甄崇明前典將候皇輿北旋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祀山川

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銜瑾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瑾等又奏至於再三詔報絕之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封禪

晉以仲春之月高禘祠於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禘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禘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旣已毀破可無改造東哲議以爲石在壇上蓋道也禮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鑄石令如舊制高禘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以爲晉書禮志通典古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高禘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旣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

又禮祭之明日改祭於祊以燕皇尸殷謂之彤周謂之繹今雖未施彤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庶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八蜡

晉武帝時傅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

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五祀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

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

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北干

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

並晉書禮

東晉元將帝修耕籍事竟不行

時朝議至尊應躬祠先農賀循曰漢儀無躬祭之文然王祭四望則冕冕祭社稷五祀則禘禘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

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籍田祭先農

晉武帝太康六年嘗於西郊

蓋與籍田對其方也

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陸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

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八人爲蠶母蠶將生擇

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驪

音貴

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

陪乘載筐錫及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書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投蠶母遺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親蠶祭先蠶

晉制每歲朝設葦艾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禳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郊社考同

右祈禳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於上帝

晉書武帝紀通考郊社考同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燎燔告天之事冊文大概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通考郊社考

元帝爲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

不知今進爾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都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廟即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謁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旦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

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

逸語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內冊於金縢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冊告廟

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

竹冊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卽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廟以皆爲冊

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

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典元年詔曰當

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邪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

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禮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

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甯中簡文咸安中

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黍日既過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

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期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石范甯
答云禮郊牲必在絳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一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
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緣牲之通考郊
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社考

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晉書禮志

康帝立準禮將改元尚書卜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勅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
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
不以喪關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
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
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於太廟前朝明準不應革易如禪儀禮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謙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官
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屢膺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勵天首元正
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型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膺乾坤之休靈
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薊合薊其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於皇
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右告祭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
祀孔子明帝太甯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晉書禮志通典吉禮通考學
校同 案此條並載學校門

右祀孔子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連至

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舜承堯禪受終於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各於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

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

曰前秦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議云考工記左廡右

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通考宗廟考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

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武帝崩遷征西六世惠帝崩遷豫章五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帝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京湮沒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

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四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議以兄弟世數故也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

同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襲事下太常賀循以

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亦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天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子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者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福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

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
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
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一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
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

循議焉

通考宗廟考

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二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
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虛太常恒言今
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酌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
賀循博士傅紳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一
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以全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
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議又古
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丞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
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某皇
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
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祠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

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唐太廟故三遷主並遷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遺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以上並晉書禮志
通考宗廟考同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

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遷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

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晉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廟

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

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啻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

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祫則祭於壇

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

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

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

去祧爲壇去壇爲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壇又遣禪至會稽訪

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皇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人主本在太廟若

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有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將軍與尚書

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
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受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
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理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
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
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禘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
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晉書禮志通
考宗廟考同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之王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並晉書禮志通
考宗廟考同

按漢光武既卽帝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
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
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爲疏遠先儒
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者此
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邪王而事惠懷廢簡
文以會稽王而事廢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爲比遽欲
自尊而於其所當事之君於行爲姪者卽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邪况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

廟遷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通考宗廟考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爲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右天子宗廟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積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時已尊景帝王夫人羊氏爲景帝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於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文異魏也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武帝後官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一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元帝爲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愍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追諡皇后祔於太廟

以上並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

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叙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各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準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

通典
吉禮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師

孝武太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

簡文帝母
元帝後宮

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父等議以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官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遵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暮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二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允讓追尊會稽太妃爲簡文皇太后

並晉書禮志
通考宗廟考

燕主慕容垂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謚劉詳議以爲堯母爲帝魯妃位第二不以貴陵姜嫄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通考宗
廟考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兒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通考宗廟考

右后妃廟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遷神主於行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

晉書禮志通考宗廟考同

晉祠廟夕牲歌一首 祠廟迎送神歌一首 祠征西將軍登歌一首 祠豫章府君登歌一首

祠潁川府君登歌一首 祠京兆府君登歌一首 祠宣皇帝登歌一首 祠景皇帝登歌一首

祠文皇帝登歌一首 祠廟饗神歌二首 通考宗廟考 詳見樂章門

右祭祀時享

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灼祀丞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祿譏貶之文著焉徐禪按杜讓行武皇盛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

而 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甯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

崩廢帝海西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

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和孔安國云自太

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祀時從太常

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薦廢吉祭祭

三年一禘以君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

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者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觀殷是依

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

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奉從領司徒王謚議反初四月為殷祀之始謚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

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

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

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

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

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貫不

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

氏傳曰歲祫及壇燔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

死者也徐選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皆禘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遯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

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

烝嘗以時況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二十月當殷祀賈滄禘祭闕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通典吉禮

右禘禘

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五事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殖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不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蹟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王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通考宗廟考

右功臣配享

東晉孝武帝甯康三年七月故事禮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舊祀以

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虞華按虞書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富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祠義重太常

故祭於太學律之署卑於廷尉故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律非正署典廢無常宜如舊祀晉書禮志通典

于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卷編 卷七十七

右祀先代賢臣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香者禮志

右拜夕牲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殺梁傳云公子之

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王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

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賈咸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

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禮

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

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

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悉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為

行廟告於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禋見告於廟既葬嗣子

生祝告於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於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於靈後迎繼

通典吉禮

右皇子宗廟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

時未立廟曹以應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備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為祭五廟諸畢邪按儀視殺延戶厥明行事

晏朝乃闕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闕季氏

逮闈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文乎戶堂事交乎階晏

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首時者四歲凡五祭將祭前期時之初月

十日散齋不禱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外交事不食葷辛靜志虚心思親之存

及祭施位范注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費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腊鼎陳於門外主

人卽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南酒醴甌於房

戶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屬肱肩次臂臂次臑膊路二屬股不取髀近竅不取胷股之本膊次體脰次膊脊以前爲正骨旁爲正周人尚右脾俎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羊一俎十一

體舉肺二豕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腊大夫全鹿一俎魚一俎臠黃白黑四物已臠今之具

出稻麥者代之此朝事之遠大夫有之服修大夫賓尸主婦薦之饌餌粉盞四物者籩飽食饌合

羞豆也自饌以下六物少牢主人饌肉而薦以上皆大夫所加於七也凡新物皆隨時有而薦不

可逆載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饌肉謂之燔燔酒而行禮祭主婦視饎饗於蓬親設黍稷反俎

醴及棗栗之薦今飯果出房明燔音海平明設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

西面立少頃酌醕禮一獻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凡獻皆有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其次長

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取賓兄弟行酬一偏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

食食物如祭餽畢酌醕一周止佐徹神饋饌於室中西北隅以爲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置於此庶幾見享既設

閉牖戶以爲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羣子孫終日視史皆詣廳事西

面立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

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

禮

約雅堂藏板

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

又不及飯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

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

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

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

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戡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

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

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元孫之子

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

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通典吉禮通 案此篇通考誤脫 考宗廟考同 其半今從通典

右諸侯宗廟

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一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埴中當別處陰

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埴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埴下禮天子達禱者廟也謂夾戶

之窟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又瑯琊
萬籍文不備見輿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嚙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筒以盛主

王妃敬后前覺而王後纂統追加諡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
詣中閣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

循答曰崇諡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如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
出居座位臨加冊諡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遷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晉郡積

川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爲壇歲始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
有禱則祭壇壇又遣禱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章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

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稽
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

世祖謚於太廟八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練裏盛如婚禮裏板板
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
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

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
傳稱孔悝反祔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
主之次大夫以下不云八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耳從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

於庭亦有所懸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按前議以為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為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為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賈循等並以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為廟當以各主為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享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禘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為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頴川宜全七代之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為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宜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關於禮為安騾騎長史嶠溫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禘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章郡頴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嶠為主導各辭太常書曰省士并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為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松與王導書曰二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

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孫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使重四代所以爲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暫遷于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暫下則逆祀也孔行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云議者旣欲據傅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回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卑於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溫嶠答王導書云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旣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其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問徐邈其儀答曰禮祫祭祀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斂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旣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莫訖訖引大駕因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復待一主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遙拜

致敬遷引既畢乃辭退特遷圭之夏宜依告以設奠而啟鼓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嚴復應奏解嚴不遷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遷圭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為軍從休息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戶外張幔不遷云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初武帝咸甯三年燕國遷廟主當之國時博士孫繁按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簠酌載以齋車即古之全輪也每舍奠馬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饌一尸而祭以神台為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同合於古宗祀國遷章奉主祀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傳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以上並通而後即安之與吉禮

右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神板附

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三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美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右追尊皇考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劉氏問勞諶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不之祀云者明宗子在他國不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苟在他國雖是宗

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或封爵繼崧兄敬侯崧父太尉顓以爲宜依文帝景帝同爲一穆崧顧命子麋垂範遵而奉焉 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冀郡府君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一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王兄弟同位於禘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別異坐而止昭穆至於常居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躋故也昔魯夏父不忌躋僖於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宮爲君臣故也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其室葵躋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爲正下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廣之謂爾時愍帝尚在閔中元帝爲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爲主故上至潁川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位餘八也 循又議曰殷入六廟比有兄

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杞鄆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喜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紹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合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庶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

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福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
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
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
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恩等謂尊
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
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一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
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衛將
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禰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
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尙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
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替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
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爲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
得過之哉

遭難未葬入廟議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
梓宮未反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饗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遷矣憑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以上並通典吉禮

右廟議

喪廢祭議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阼孝武帝大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使三公行事

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

旁親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總麻三月之

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總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總不祭議

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總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駕庾敳功曹滕懷主簿劉恬答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總服可以祭耳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爲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三祖服近而不祭也

祭殤議

晉范甯祭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於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祭議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以廳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物殷仲堪問庾敳網紀有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祭不

按殷宗有五等封

庾敳等答曰宜在

別室又問云依禮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常以廳事爲丞嘗之所今一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魯襄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累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當永爲有廢

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答曰士職不得伸其意也

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

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

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今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廟宗

潭自爲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

大禘至敬兼與如當遠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議難曰禮素衣芻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親喪雖輕脫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竊素躬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遠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疑有金石鏗鏘之和

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今去凶制而奉烝當于感戚而不振慎終之情不遠隨時之義亦通也

之服不可相干故總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

若以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爰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

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

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

以上並通與吉禮

右祭議 以上並吉禮